

久詠堂瑣談

茗溪生

十二 四時小吃

家鄉有句俗諺，說「活啦吃點穿點，死啦棺材薄點。」這意思是說，在生前有錢，不妨多穿點，吃點好東西，死後一切都不知道了，棺材薄點也無所謂。這是一個「吃」的人生哲學，恐怕是人類的通好，早晨一餐，吃得可口、舒服，整天的精神都提得起。自己歡喜吃的東西，吃不着的話，心裏着實不痛快。比方說，第二次陽明山會談，參加的人都是在國外研究學術的學人居多，在國外住了十多年，一回到臺北，別的山珍海味都不想吃的，單想吃豆腐漿，油條，十幾年想不着的東西，一旦到手，其快慰何如！也是大快朵頤。豆漿還有辦法在國外自己做，可是油條，實在沒辦法，一根油條，所值幾何？但是在國外，由一根油條，想起家鄉，可以激發人的愛國思想，這樣一個大膽的假設，似乎也不過份，我國人注重吃，有些人批評，這是我們的缺點，其實也不盡然，祇要吃了以後，努力各人的本份去做，光吃不做，那是要不得的，話說得太遠，太嚴重，收住吧！

且說小時在家裏幾樣可口的吃，而現在吃不到的東西：

「粽子」先說一樣全國聞名的「湖州粽子」，端午節附近，臺北報紙上便有廣告，專賣「湖州粽子」，一吃味道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。倒是區區拙荆包幾隻，還有些家鄉味道。在湖州有三家買粽子的，一家是志成路一位姓朱的攤位，一家是黃沙路俞家豆漿店，一家是出名的諸老大，在臺北的粽子，因為糯米、赤豆的關係，無法做出入味的粽子，而在同一地方，同一作料而味道不同，着實倒是有些技術問題的，諸老大，是我小的時候，大約在民國十幾年時，是做了在夜裏沿街叫賣的，買客都是又麻將朋友，背個圓筒，「火腿粽子」，「豬油夾沙粽子」，遠遠傳來，大人就叫我們在門口等好。後來稍有積蓄，便在彩鳳坊開店，不在

外叫賣了，生意逐漸興旺，自從京杭國道、蘇嘉公路通車後，交通方便，帶幾隻土產粽子送送朋友，乃逐漸在江南一帶出了名，尤其是在對日作戰初期，江浙一帶人民，到湖州避難的人很多，那時常有日機空襲，都避往郊外，一時粽子作為乾糧，風行一時，為避警報之恩物，民國廿八年，我由滬入川，路過金華，街上差不多沒有幾步，就有一家湖州粽子店，真是一喜一憂，喜的是能吃到家鄉土產，憂的是同是流亡他鄉人。「湖州粽子」的優點，在米糯軟透，沙細，甜而不膩，外加豬油一大塊，化在米裏，吃在口裏，稍會一嚼，即覺其味清香，鹹的火腿粽子，即沒有甜的好吃；

「千張包子」他鄉人祇曉得有湖州粽子，而不知了蓮芳的「千張包子」味道之鮮美，實不在粽子之下，不過一是甜的，一是鹹的。一是便於攜帶，一是現吃的。包子有細小茶杯這樣大，裏面是嫩筍、肉、開洋、干貝、蝦子，外包的千張，特別厚，拌於特別粗的線粉。加一匙豬油，以件數計，毫洋二角，二件一碗。在黃沙路，有真假二家，斜對面開設，從不相爭，各憑客人愛好。不像臺北火車站附近的吃食店，招呼生意招呼到街心，硬拖人，這種惡劣風氣，給人以不良印象，要吃也不想去了；

「腰子餅」其形扁扁，腰圓，餡心為豆沙、冰糖，外壳黏以芝麻。鬆脆適口，以四達茶食店出品最佳；

「雪餃」在油裏煎過後，即放入潔白細糖裏一滾，黏滿白糖，吃入口中，用不到細嚼，口一閉即化；

「糖場餅」為麥芽糖所做，甜而不膩；

「酥糖」有玫瑰、芝麻、豬油等，以北門震遠同出品，最為上品；

「鑊特湯」即用煮熟後的糯米，塌在鍋子的四周，灶裏略加火，使糯米乾硬，稍帶焦後，用鑊刀鏟下，俟冷後用開水一泡，略加糖，其味極為可口，湖人俗叫「鑊特湯」，並無出售，多為鄉人自己做好，帶進城裏送人。我記得我們家裏的玫瑰順遠，或鄉下佃戶，除了帶雞，帶蛋外，就帶此物，是我們歡喜吃的，有一點像鍋巴，不過比它還要脆，在臺灣想吃，自己想做，因為沒有大鍋子，火力又不能分散，沒辦法做出來

，別地方恐怕沒有這東西；

「逆魚」 全身長約四、五寸長，一根脊骨外，別無小骨，一肚皮的子，用糖、醋噴燒，味道極爲可口，爲湖地特產，俗叫逆魚，恐怕就是鮪魚，湖州在秋季，苕溪漲水，此魚即紛紛，逆水而游，長達數十里，因其逆水，故稱逆魚，乾後藏數日不壞，此魚雖小，在歷史上還小有名氣呢！在宋末，因爲姐姐是貴妃的緣故，官做到左丞相兼樞密使，後來在度宗時，益發專政的好臣賈似道，在他在朝中當權時，就歡喜吃湖州的逆魚；

「橙子茶」 把橙子皮用鹽淹後曬乾，和以橙粒子，吃時以少許放入茶中，飲時則別有風味，可以止膩，酒後飲之，尤覺清口；

「棗餅」 糯米粉中和以棗泥，放入木模子中，餡心大多是豬油、豆沙等，木模有各種花形、果形，如桃子等，蒸熟後，其味極爲甜美；

「藕餅」 藕孔中塞滿糯米，燒熟後切片，沾白糖吃，另有滋味；

「藕粥」 爲夏季中妙品，色微紅，入口清涼；

「薺菜餛飩」 湖俗每於六月六日，大家吃餛飩，不知始於何時。餛飩形狀與別處不同，皮厚、梯形，餡以多取勝，孩時多叫耳朶，薺菜本爲野草，和入肉類，一同包入。在湯中煮熟，有時湖人吃餛飩，是討吉利，譬如有人遠行，吃餛飩以示一路順風；

「粉蒸肉」 用炒米粉，將肉包緊，肉先在上好醬油中多浸，外用荷葉包好，放蒸籠中蒸，粉蒸肉要粉好，以細爲上，否則食之頗鬆，肉熟後，油與粉混和，且有荷葉香味，好的，入口一嚼即無；

談到閒食小吃，江南以蘇、嘉、湖一帶聞名全國，一來居民富裕，優閒度日，功夫用在吃一方面，二來關於吃的作料豐富，以上單是湖州本地的小吃，可謂價廉物美，在抗戰初期，人們視湖州爲樂土，避難於此，又得享口福，無奈好景不多，日軍侵佔。勝利後大非昔比，共匪竊據後，連粥都沒有吃，人民遭此浩劫，悲夫！

十三 兒時憶趣

一個人的回憶，總是值得留戀的，尤其在中年以後，更是身居異鄉客地，我小時，在民國初年，一個劇變的時代，以現在小朋友的眼光看我們小時候的情形，一定覺得奇怪，有趣，甚之會問，真有這些事嗎？

「歌曲」 好好人家的子女，那時是不許可唱歌的，嘴裏只能哼哼，唱戲，社會上一般視爲不是高尚的職業，崑曲，在婚喜事樂人先生在宴會中唱。所謂時代曲，就是山歌，鄉下農人，田中工畢，晚霞裏搯了鋤頭回家，在田埂上連走連唱，樂曲單純，聲調甚高，荒山裏迴聲四起，聽來也頗有韻味，後來在茶館店裏，一個煙癮滿面的中年人，頰角貼二塊小的圓形膏藥，瓜皮帽，帶個年輕姑娘，唱「孟姜女尋夫」，「四季相思」，「無錫景」，粗俗的有「十八摸」，配奏樂器，不是二胡，就是月琴。還有一些老婆婆，請到家裏來唱，等于說故事。實在和向念經，道士拜懺，他們互相對念，此起彼落，都是音樂。後來傳進西洋歌曲的，是黎錦暉的「葡萄仙子」，「月明之夜」，以及其他的「可憐的秋香」等，這一些歌的曲子，都是西洋的歌曲，配以吾國的詞句，一時頗爲盛行。這些歌曲，有歌有舞，略有童話式的情節，差不多學校的晚會，那時候叫游藝會，或者懇親會，總有葡萄仙子，裏面的仙子，本來是女的，可是湖州地方，還是閉塞，女孩子尚不能公然在舞台上露面，何況還穿短裙，大腿要露出這麼一段呢？因此有一個姓姚的男同學，面目皎好，常扮演「葡萄仙子」，風靡一時。一、二年以後，風氣逐漸開通，女孩子可以上台，恐怕是城西小學，也不知是橫塘縣立女中，一位女學生叫沈×芝，那時出足風頭，因爲在開明大戲院演唱「賣花詞」一曲，賣花啊一句女高音，繞樑三日，唱到一半，還把藍裏的真花，往台下拋，這一個新玩意兒，把一些年輕小夥子們，逗得發狂，不過也祇止於搶搶花，沒有亂叫亂喊的，可是已經給年老人看不慣了，而拿現在情形看來真是沒有什麼了不起；

「留聲機」 自己家裏有的很少，專門有人背了沿街兜唱，最先唱片是一個圓筒，後來是圓的唱片，有一個大喇叭，每唱一面，毫洋一毛，以平劇居多，偶也有小調；還有西洋唱片「哈哈笑」；

「電影」 小時候看的電影是呆的電影，即所謂幻燈，三餘社每逢星期天免費放映，恐怕要做禮拜的人

，纔肯發給你一張入場券，演的儘是些蚊子、蒼蠅，一般衛生常識。後來在城中心，搭一個蘆葦棚，放映電影，是正式能動的電影，不過動的姿勢，不大自然，跑路像跳，而且沒有聲音，大部份用字幕來說明劇情，因此當每一個字幕放映出來，隨之大家異口同聲的唸字幕。秩序很亂，買瓜子，拋手巾，東喊西叫，銀幕上有打鬧場面，場中觀眾，互相助威，價錢一角，在銀幕反面，也放有長凳坐位，價錢可便宜一半，只有五分錢，可是光線太强，很刺目。外國片以卡通片居多，情節電影大家看不懂，我現在還記得向是一張任玲演的主演的「小俠客」，一張張慧冲主演的「水上英雄」，一張是王元龍、王次龍弟兄四人主演的「王氏四俠」，外國片有一機關偵探片，處處都是機關，好像房中依牆壁有一張沙發，人一坐，沙發背翻入隔壁房中，原來的沙發凶人，忽然都不見了，牆壁一點看不出有門，人一靠即有一旋門，把人旋入隔壁，原來房中空無一物。諸如此類的機關，小時看了很有興趣。卡通電影，雖然沒有現在這樣富有教育意義，但故事也很能吸引人的；

「西瓜燈」 家裏一到夏季，水果就專吃西瓜時為多，買時論擔買的，一擔恐怕有幾十個，買一二擔放在家裏，放幾個在井裏，隨時取吃，冷的程度，雖不如現在放在冰箱裏這樣冷，但是似乎比較清涼些，沁人心肺，因為家裏人多，吃時都有匙，把一個西瓜挖空，祇剩一個空心瓜皮，就在瓜皮上，用刀刻一個人頭，有眉，有眼睛，有嘴，再在裏面點一枝蠟燭，用繩子吊起，煞是好看，各人刻各人的，其他的紙燈，有時會一不小心，被火燒掉，惟獨西瓜燈燒不壞；

「蟹蝴蝶」 秋天，正是蟹肥的季節，太湖蟹的味道，尤其蟹黃，鮮美無比。吃蟹有一套吃蟹的工具，我記得小時，祖母同我二人，在豆火底下吃蟹的味道，先用一個小鐵錘子，把蟹鉗、蟹腳等硬壳，一一敲碎，再用一個小鐵勺子，把腳裏的肉，都要勾出來，吃得一點點肉都不剩。蟹腳、蟹鉗都附有濃毛，可以黏在牆壁上，黏出一隻蝴蝶的樣子。因此在廚房中的牆壁上，東一隻蝴蝶，西一隻蝴蝶，頗有藝術化；

「魚頭骨」 大的魚頭，像鯉魚頭，吃畢後，裏面有一根骨頭，三角形，可以豎立起來的，這一根骨頭，可以預卜天氣的晴雨，先將此骨拾起，給它在各個菜碗中吃點菜，隨後就往桌上一擲，可以擲三次，如果豎立起來，這表示明天的天氣是一個大好的晴天，否則就是下雨天了；

「踢毬子」 踢毬子是一種極好的冬天運動，它不需要大的地方，可以踢出很多花頭，第一踢，踢上放在面孔上，落下後左右腳各向裏踢一次，再用左右腳，向外拐跌一次，再用左右腳絞起，跳跌一次，把毬子頂在頭上。算是一套完畢，看那一位能踢完，能踢多少遍，一個動作，有一個動作的名稱，連說連踢，極富興趣，在我們家鄉，曾經出了一位踢毬子的名人，叫褚民誼，也是太極拳名手，在第一次全國運動大會，在南京舉行時，替女子游泳冠軍香港代表楊秀瓊，拉過馬車，當時這一張相片登在報紙上後，曾經轟動一時。後來在對日作戰時，汪精衛投日，樹立偽政權，他跟汪，據說有親戚關係，也隨同賣身投靠，作了漢奸，後來抗戰勝利後，在蘇州處決；

「水災」 湖州水災不多，在我小時，大約在民國十四、五年時，曾經發生過一次水災，因為大雨，致山洪暴發，水從西門水城內，沖入城，差不多把木橋都淹沒，看城門口水勢兇兇，心裏着實害怕；

「火災」 火災在當時，是一種很怕的事情，設備差，建築不合防火條件，一着火即可接連很多房子波及。所以一聽火鐘，混身發抖。火鐘樓造得特別高，鐘聲一撞，聲聞全城，一聲在東門，二聲南門，三聲西門，四聲北門，五聲城中。消防車用人抬的，實在講是一個大的唧筒，幸虧湖州是一個水城，取水方便。每逢農曆五月廿日，致祭黃龍，全城水龍，都齊集在海島裏，一聲令下，各區洋龍，一齊噴水，都射向飛英塔，誰先把飛英塔裏的燭火射滅，誰得第一。也是湖州一大盛事，幾十條水柱，噴向天空，如果是天好，可能還能看得見幾條彩虹，其實等於每年檢閱一次。法良意美，湖城最大一次火災，恐怕石塚鄉下賽神演戲，不慎失火，全場秩序大亂，燒死不少人；

「蛙神」 一個閉塞小城，人民難免迷信，以為什麼都有神，最滑稽的事，是在田裏農人捉到一隻青蛙，比別的青蛙，稍會來得大一點，恐怕就是現在的牛蛙，一時引為奇事，拿一座轎子，把青蛙供在裏面，抬起來遊行，那隻青蛙，居然坐在當中勿動，勿跳，倒是有點奇怪；

「錫湖班」 湖州到無錫，經過太湖，中途停靠東西洞庭山，由無錫搭車轉赴南京、上海。開關以後，營業頗盛。那時這條船只有十餘噸，但在湖州人眼中，却是一條很大的船了。同時給了湖州人一個時間觀念，因為錫湖班總在每日清晨六時開航，所以汽笛一聲，大家都知道是六點鐘了，就可以起來對鐘。還有一件有趣事，半夜裏開回湖州，怎樣摸進大錢口呢？一時太湖裏放神燈的傳說，甚與市上。